

第二章 女子公學校與青年團的生活點滴

她有能開花的細胞
她有扎根的本能
沒有擇地的權力
沒有方向的意見
任風輕盈得無奈
任風放棄而不安
竟落在我的書桌上
書桌上沒有土壤
書本上沒有土壤
不能供她繁榮
當我的手伸出
如羽毛 飄飛而去

陳秀喜〈花絮〉

陳秀喜曾描摹繽紛花絮的心靈層次，原具有開花扎根的能力，卻無法掌握際遇與控制方向，這樣感情坎坷的花絮，似乎是她濃縮著的一生歷史，跨過日治時期與戰後台灣。而起初，這樣的惆悵，是否是她早年翹首以待的呢？在精神分析的語言中，我們總不清楚女人在心靈宇航過程中百百種的認同崎嶇，當女人進入「象徵體系」之前，她的認識與心理，究竟是如何分辨、移情與解構？我們從現存陳秀喜所在個人生平事蹟當中所留下的信息：如就讀公學校、加入女子青年團等學經歷，這看似純真自在的歲月，是否能協助我們推斷女詩人更豐盛的人生韻致，亦或是翻轉成人生另一章生命難局？

一、就讀女子公學校時期

陳秀喜的童年生活，比起一些臺灣養女的經歷，更多富足、安穩以及舒適的幸福滋味。由於養母的俐落幹練，家中印刷場的經營順利，一九二九年，陳秀喜進入新竹女子公學校就讀。

從當時女性就學的情形來看，在學制方面，以初等教育的就學情況較為良好，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則因為錄取率低且學費昂貴，就學比例就明顯降低。因此儘管公學校只是屬於初等教育的程度，受過公學校教育的女性，卻成為臺灣知識界的新貴。在一九三三年之前，每年就學公學校的女童人數不到學齡兒童的五分之一，¹後則逐年攀升，在一九四二年時學齡女童的就學率已達一半以上。²這或可見陳秀喜幼時家裡對其的照養完善。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新竹公學校女子部教室，設立於新竹東區孔廟舊址

¹ 參考自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新女性〉，《婦女研究通訊》32期，1994年6月，頁2。

² 該數據轉引自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中的統計數字。

(即明志書院，在今新竹市成功里)；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獨立成為新竹女子公學校，當時，在女性成長的階段中，學校是她們家庭之外首先接觸到的社會群體生活，新式教育學校，在學科教育之外，重視訓育的實施，其所安排的訓育活動如：遠足、旅行、運動會、學藝表演、演講比賽等，這些不僅擴大當時少女陳秀喜的生活視野與見解，也使得她與同儕之間，因為參與各項活動而培養出深厚情誼，也有結拜的姊妹淘。因為接受教育之故，身為陳家的唯一女孩，少女陳秀喜的人際網絡，才有擴展的機會，不僅限於父母親，親戚朋友以及家裡少數印刷廠員工、與鄰人之間的來往。

在新竹女子公學校時期與陳秀喜同校的，還有另外兩位名女人；一位是後來當上省議員，有炫目政治成就的桃園縣議員黃玉嬌，³另一位則是五、六〇年代，於臺北豔幟高張，多次被警方取締的老鴿何秀子(一九二〇—一九七六)⁴。陳秀喜還曾自謔，戲稱她們三人是為新竹地區的傑出名女性。而三位女性各自尋找她們的幸福，對我們而言，其中饒富意義又精彩的生命歷程，臺灣歷史也都沒有忘記。

我們若以大正十二年到昭和十二年間(一九二三—一九三七)年第三期教科書《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的講授內容來探究，⁵或稍稍可以知道陳秀喜當時求學的大概教程內容，在讀本內容設計裡，以第一、臺灣事務；其次是日本史地、愛國教育；第三為實學知識、現代性的系統的知識，佔得很大比重。但光就書中所載的臺灣事務來說，雖然寫景寫物，情景交融，但是書中所呈現的，卻只是「眼前」臺灣，只有空間樣式，但缺乏歷史脈絡下的臺灣。這是日本統治下的教育「愛鄉即能愛國」，究竟有無造成少年陳秀喜對於自己的鄉土認同，還是日本國的鄉土認同，我們無從知悉，但大量的實學知識來說，例如觀看星光、星座，這對陳秀喜來說，星象觀察，如同欣賞天上的花園、天上的劇場一樣，並能獲取得真確的知識，也獲得興味。她曾經為文〈星座〉，以及與蘇雪林的書信當中提及自己愛好天文學，十分熱中觀星。

然而，當時的女子公學校的教育，源於西方影響下兩性平等的觀念，現實層面上卻以傳統女子教育的精神為主要教育原則，以培養賢妻良母為最終目的。在此情形下，殖民地臺灣的女性教育除了知識的傳授外，另外，在修身教育課程上，

³ 黃玉嬌，桃園中壢客家人，臺北州立第三高女畢業後，赴日本昭和藥科大學，獲得藥學士學位，後前往中國，介入政黨活動，與當時的國民政府和民社黨，都有過淵源。民國 38 年，黃玉嬌隨國民政府人員返臺，頗受器重，曾任行政長官公署派任接收臺灣委員。一方面取得藥師執照，在中壢經營西藥生意，一方面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曾擔任過桃園第一屆縣議員，並連任三回，並擔任臺灣省議會第六、七、八、九屆議員。問政風格每每出奇，和蘇洪月嬌(雲林縣省議員)，為有名的「南北雙嬌」。

⁴ 何秀子，本名何秀芳，臺灣新竹人，新竹高等女中畢業，民國 50 年間在歡場被稱作「何媽媽」，在臺北暗營私娼，豔名遠播，連國際觀光旅客和回國僑領，也久仰大名，而後一度被警備總部移送管訓，成為國內第一個被移送管訓的女流氓。《聯合報》3 版，1966 年 9 月 11 日。

⁵ 參考自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2004 年，頁 216-278。

主張要順從、要謹守本分，實明顯保有「培養忠臣良民」與「涵養婦德」的目的訴求存在。⁶ 在殖民母國，為了響應富國強兵的政策，女性往往被要求認同賢妻良母的傳統價值觀；延伸到殖民地臺灣，除得要認同賢妻良母的價值觀外，為追求同化主義的終極目標，女性也被要求轉化個人的民族認同，藉此同化與教養下一代。無論身處於殖民母國或殖民地臺灣，日本政府以實用主義的立場來進行收編，並轉化女性的能力與特質，在國家機器推動統治，以及父權制度的控制下，此時的女子教育仍無法與殖民母國、當時臺灣的男子教育處境相比，立於同等的位階，來求個體完整的自由發展。

臺灣總督府既然是以「培養忠臣良民」和「涵養婦德」為女子教育的最終目標，在學制的安排與課程的制定上自然是以此為重，專業科目相形之下則較不受重視。此時臺籍女性的教育制度僅限於初等和中等教育，在初等教育方面以公學校為主（一九四一年合併為國民學校），教授課程偏重於語言能力的培養和藝能科目，目標希望達成精通日語、涵養婦德的目標。⁷ 在這種日文養成的訓練與藝能教導的學習內容當中，某種程度也催生陳秀喜長袖善舞、多才多藝的性格能力，天生優異的領導能力與人際關係良好。其後加入女子青年團，還擔任團長一職，我們可以揣度她所顯露的優異才能。

由現有資料可知，陳秀喜在學階段活動範圍，是新竹南門町（關帝里一帶）住家附近，延伸到西門街與西大路交會地（成功里一帶），以及女子公學校遷校後的客雅地區附近的範圍，一直到她公學校畢業。⁸

二、家庭教師的漢學傳授

一九三四年，陳秀喜自新竹女子公學校畢業之後，並未繼續升學。當中的原因，根據其女張玲玲的說法，正逢青春期的陳秀喜正面對月事初來，心中震驚、慌亂、尷尬加上恐懼，錯過了升學考試的機會，⁹這種說法，在鍾逸人的記載中，也曾提及，直到家中奶母覺得蹊蹺，向她問明原因，反為她的蛻變而「道喜」，從此喪失投考高女，成為一輩子的「公學士」，心中大遺憾。但也有可能是養父的教育觀念影響之下，當時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多半錄取率低而且學費昂貴，學生就學比例上明顯減少。陳秀喜仍對於能受教育心懷感激，

⁶ 引自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 53-58。

⁷ 參考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新女性〉，《婦女研究通訊》32 期，1994 年 6 月，頁 2。

⁸ 據知新竹女子公學校，於昭和七年（1932 年）遷校址於新竹北區客雅地區（新竹師院附小校址，於現在新竹曲溪里一帶）；昭和十年（1935），客雅校區的部分和南門外的部分區域合併，另設為住吉町，便是於現在新竹北區育英、曲溪兩里一帶，新竹女子公學校也隨之改名為住吉公學校；昭和十五年（1940 年），在住吉公學校內分設新竹第四公學校；昭和十六年（1941），住吉公學校分為二部，一部改為新竹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另一部分和新竹第四公學校合併，遷址於新富町（目前校址），改名為新富民學校；而戰後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 年）改制為新竹第三國民學校，復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更名為民富國民學校。

⁹ 參考自《世紀女性·臺灣第一》，〈閱讀陳秀喜的生命軌跡—導演手記〉，施叔青、蔡秀女編，臺北：麥田出版，1999。

我從小愛讀詩，父親說「商人讀詩沒用，應該讀尺牘。」可是我購書，他還是毫不吝惜的付書款。¹⁰

陳秀喜向父親拿錢買書，從不會被拒絕，所以公學校畢業之後，她所接觸、閱讀的精神食糧，都來自於自行購買書籍。同時，陳金來察覺到公學校裡禁漢文將帶來種族文化的存續危機，以身為臺灣人被殖民的漢族意識，對於陳秀喜的教育仍有所期待，不主動鼓吹女兒上中學校，轉而栽培、規劃她接受完整漢學知識。

當時臺灣社會對於西式教育本充滿著排斥的心態，認為新式教育不僅遏止傳統儒道精神的傳承，然而學校卻完全不重視尺牘、記帳一類傳統漢文教育，對於之後進入社會，並無法增添實際求職的助益。加上課程所安排的歌唱項目，似將學校學童視為歌伎之屬，與臺灣傳統的觀念認知有所衝突；而體操科目，則看來則類似軍事培訓。然而體操與歌唱這類活動，並不是中國傳統教育內容所含括的教授課程，日本殖民政府將這些導入臺灣，目的即是改造身體，則透過韻律下活動的方式，並講求全體姿勢儀態的整齊一致，與「齊聲合唱」的唱歌方式來達成強化國家意識的種種可能。

這種訓練臺灣人民的身體，增進國家權力對身體的規訓、統合的學習，這種課程安排多半讓一般臺籍父母感到憂心。然而在強勢的日本殖民教化與現實競爭下，陳秀喜已經接受六年現代化公學校教育之後，對日本語文的運用應算嫻熟，說寫皆能流利。傾向漢文化的養父陳金來，特地聘請一位女家庭教師來教她漢學知識。其所教授的除了讀書、習字外，也補充學習函牘、信札一類的文章，希望陳秀喜能夠藉著漢學學養，一方面培養讀書與識字的基礎能力，能夠協助家中生意；另一方面在語言、古籍讀本、甚至尺牘文類強化教導下，也能間接認識漢文化，認同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在陳秀喜的自傳裡記述是父親所聘請的女老師，要求以河洛語讀中文，除了注重漢文學養之外，陳金來對女兒的漢學基礎，是以母語學習作為根底。

養父請一位家庭教師來教我讀漢文（以河洛音讀中文）。每天教我「尺牘」這類的書甚覺沒興趣。

另外，據陳秀喜回憶，女家庭教師所傳授的多半為函牘、信札一類的文章，希望陳秀喜能夠藉著學習寫信，無論是商業書信或與人溝通，清楚真誠地表現自己的心思意念，簡潔、確實地表達商業上的往來需求，雖然陳秀喜承認當時實在對尺牘一類的書籍，茫無所感，著實找不著學習趣味，但是無形中，這些漢文的學習促成她往後跨越語言的各項創作與書寫。

陳秀喜也曾在〈談「信」〉一文當中，指出誠懇的書信，能打動人；道歉的

¹⁰ 引自林煥彰〈陳秀喜的畫像〉，《陳秀喜全集——評論集》，李魁賢編，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年，頁11。

信，能扭轉乾坤，透過書信，可以維繫友朋情誼。同時，不吝於提筆寫信，便能給予等候安慰的人，回予懇摯的回應。她以書信激勵了不少文壇朋友，也聯繫起許多人相互的扶持與關心，這或也是當初練習書信一類的實質意義。

某日去書店看到一本書《唐詩合解》，上面有插圖，價錢是五十年前的日幣七十五角。我是受過日文教育，小學畢業而已，第一次手捧線裝的詩書，非常高興又驚訝。立即買這本書回來。我發覺父母常說，「我們是從唐山移民來的」。如今手捧的是一本唐山來的書，我小小的心靈卻為了買到《唐詩合解》而震憾。那時十六歲的我，操縱日文已經不覺得困難。但是要以漢文認識唐詩，自己還不夠。從此一面研讀日文古文，另一面一知半解地自修漢文。

或許是一冊清朝王堯衢的《唐詩合解》的緣遇，開啟陳秀喜對於詩閱讀、詩創作的文學之眼，對於線裝的編訂，配合有插圖的排版，七十五角的價錢不是特別昂貴，然而初次接觸中國唐詩的她，因為父母時常提醒自己身為唐山移民，有機會得到來自對岸唐山的書冊，這讓她心靈撼動。但是日文說、寫、閱讀對她自不成問題，但是要能夠認識、理解以中文寫成的唐詩，她卻深感困難，但也激發她學習的潛在動機。以父親的情感認知為標竿，基於移民唐山的說法，形成陳秀喜對於中國心生強烈的國族意識，然而這接觸唐詩的中國經驗，實是進一步讓她興致高昂，半知半解地自修漢文，懷抱著愛讀詩的熱情，單純地遁入詩的想像世界。

三、青少年好讀本

華年時刻，陳秀喜單純的內心，如少女般的年輕生命充滿著愛，擁抱著簡單的快樂，並嚮往如夢如幻的美，萌生宛如霞光圍繞的漂浮意識，嶄亮的金燦與粉紅，異國風情的殿堂巨廈聳立，她依存著夢想，依存著念頭飛翔，她每每情不自禁為這種絕美，這種呈現目眩神迷。踩著浪漫的步履，伴隨著夢境裡的奏鳴曲，陳秀喜的心，並隨著晃動，閃閃曳曳。她將這種情愫擴展成篇，成旋律，而後，便動筆寫下〈夢〉：

乍夢醒來的境界
忽聞幽靜的雨滴的聲音
街上有你
直追著你的背影
是我焦急的腳步。

安然在幻覺裡，感官也渴望如夢境般的位移，幾番沈醉在甜美的依戀裡，是這個畫面，永存為詩人心裡來自生命地底一場醉人眠夢，不滅的火花。據陳秀喜

自己描述，她公學校畢業，並鮮少上圖書館之後，開始購買、閱讀一些如《令女界》、《若草》以及《少女畫報》等雜誌來翻閱，

書上的詩句使我陶醉，插圖的少女像洋娃娃的睫毛令我著迷了。仲夏夜的美夢也許來自那些詩、插圖我的印象，造成了潛意識，再呈現為一場綺麗的夢境，是無憂無愁，真善美的境界罷！¹¹

《令女界》是大正十一年四月至昭和二十八年九月（一九二二—一九五三）期間，由日本「寶文館」所發行的雜誌，是一份相當受到當時年輕女性所喜愛的大眾刊物。這份仕女刊物的最大特色是為：編有讀者來鴻的專欄。整體雜誌編輯裡，所收輯的詩、小說、短歌等作品數量雖不多，但在讀者來鴻的欄目「茶會會」裡面，刊有來自各地要轉寄給暢銷作家、畫家、編輯部人員，以及讀者之間的交流信件（如同當今時下「粉絲俱樂部」、「讀者來鴻」或部落格之類的印刷品），當中的一些生活記事，可看見讀者們魚雁往返的意見交流與互動消息。或因當時女性少有藝文社團的參與經驗，或覓得各式文藝同好，在此情形下，貼近時下女性青年，相當程度影響當時女性的思想長養，以及從私領域跨向公領域的知識內涵，並傳遞美容、時尚、家庭等現代化的內容。

由於《令女界》的讀者群多為女高中生到未婚女性，雜誌還有另外一項藝文特色，便是陳秀喜所提及的令她著迷，如夢似幻的浪漫詩畫。

在《令女界》裡的兩位重要執筆畫家，分別為：竹久夢二（一八八四—一九三四；日本岡山人）、落谷虹兒（一八九八—一九七九；日本新瀉人）。曾經於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來過臺灣的竹久夢二，被譽作大正、明治年代的「寂寞的鄉愁詩人」，其創作筆調，曾一度影響豐子愷的畫風。筆下的女子體態優雅，多情的風姿，並帶淚眼朦朧的哀愁美感。夢二的作品，總圍繞著一個大的母題：鄉愁，探索異邦人遙遠的心靈故鄉，這也有文化復歸所在的深度意涵，甚至女人與小孩，就是鄉愁本身，¹²緣著企圖追求一個無垢的純潔世界，越發覺得現實厭煩，其所展現出的藝術表現，憧憬著純化的生活與美的概念，是否也因此隱然埋藏在陳秀喜幼小的心靈世界，我們實無法進一步確認。

然而，以年代來推斷，又以陳秀喜所形容「像洋娃娃的睫毛……」般，漲滿熱情的綺麗畫風，她所著迷的插畫，我們揣測繪者之一也極有可能為後來崛起於藝壇的落谷虹兒。

落谷虹兒早年作品裡的女性多纖細，身材修長俊麗，帶著西洋氣息，笑起來有種曖昧味道，眼睛更是如同當今少女漫畫般，滿溢著青春閃爍的流光。特別是他為著名女作家吉屋信子的小說《海之涯》所繪圖，並於《東西朝日新聞》（即現在《朝日新聞》）上連載後，落谷成為成為繼竹久夢二之後日本抒情畫的傑出

¹¹ 引自陳秀喜〈綺年·綺思〉，《陳秀喜全集——文集》，李魁賢編，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年，頁91。

¹² 參考自劉樟〈竹久夢二：寂寞的鄉愁詩人〉《印刻文學生活誌》79期，2010年3月，頁146-163。

新秀。而後，與寶文館合作之《令女界》雜誌，獲得佳評如潮，也使這份刊物成為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間，諸多仕女雜誌中的翹楚，而「令女型少女」的範示，一度成為當時社會的流行趨勢，代表一種遠離世俗，理想浪漫的少女審美模式，直到今天，這種畫風仍滲入日本當今少女漫畫的創作中。以他所創作〈金合歡樹之別〉為例，內容描繪於合歡樹下俯首低泣的憂傷女子，並有作品：

唉唉，那時候，——悵惘於惡夢之夜，將臉埋在你的懷中，在港頭滔滔咽淚，青船似的弱下去了……

唉唉，那時候的金合歡樹，開著甘美的花，在淡紫的港頭的夜裡，立盡了黎明——為我的飄流下淚……¹³

然而，這樣幽婉、抒情性的閱讀傾向，不僅是受到少年時期陳秀喜的喜愛，相隨並受其影響，早先也深獲中國小說家魯迅情有獨鍾。一九二九年一月，魯迅選編的《落谷虹兒畫選》¹⁴在上海出版，鄭重地將落谷的詩畫作品介绍給當時不安的社會大眾。這一位中國百年文學的巨將人物的熱衷喜好，或透顯出經歷孤絕的少壯年歲之後，他化嘶聲吶喊為抒情嚙語的藝術口味，卻意外醞釀出生命底層的純情呢喃。

《少女畫報》則是與《令女界》雜誌性質類似，刊物的價錢則稍微昂貴一些。內容則載有寫真、物語、哀話、怪奇小說、抒情小曲等類作品，當年諏訪三郎、谷崎精二¹⁵（谷崎潤一郎之弟）、南部修太郎¹⁶等都曾經在此發表作品，而落谷也曾經將作品發表於此雜誌。

我們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可以發現，臺北日僑組織「若草會」進而刊行的雜誌：《若草》，¹⁷則是由日人小林忠文編輯，專載有俳句、短歌、民謠、山歌、童謠等作品。日人藉以瞭解、認識臺灣族群風土習俗，或舉行「忘年會」、「俚謠大會」等文藝活動。而反應於少年文藝的刊物，這或也是陳秀喜少年習作短歌、俳句等日本文藝的好讀本，而催發她進一步以日文創作短歌等書寫動機之一的閱讀。

而陳秀喜的藉由《令女界》、《少女畫報》與《若草》等日文雜誌刊物的接觸，這多屬浪漫、詩意的消閒讀物，當中的詩畫、雜文與詩句作品，或許讓她心裡一再陶醉並自得滿足，潛入有城堡、晚霞等綺麗夢境，這些絕美的幻象，滿足這段青春時潮她所懷抱的懵懂情感，充滿好奇、嚮往與羞澀，不知向誰吐露，這細膩

¹³ 引自魯迅編，〈落谷虹兒畫選〉，《藝苑朝華》第一期第二輯，1929

¹⁴ 魯迅編，〈落谷虹兒畫選〉，《藝苑朝華》第一期第二輯，1929

¹⁵ 谷崎精二（1890—1971）作家、早稻田大學教授。名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弟弟，1913年自早稻田大學英文科畢業。曾在「早稻田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後來執教於早稻田大學，並從事於愛倫坡翻譯工作。

¹⁶ 南部修太郎（1892—1936）作家。曾主編《三田文學》雜誌，著有《修道院之秋》等。

¹⁷ 於1917年7月（大正6年）創刊。這類雜誌還有臺灣少年社臺南支局發行的《臺灣少年》，1915年6月（大正4年），發行至第3卷2期。

的天真體會，也可能是成為日後熱愛文學的啟蒙源頭之一。

四、加入女子青年團與首次飄洋過海日本行

一九三六年

開始寫日文詩、短歌、俳句，在《竹風》發表文章。

按照動員令，被強制加入新竹市住吉女子青年團，任團長，團員有三千名，為十四歲至二十歲的女性。

陳秀喜留下的照片，當中有她與女子青年團的團員好友的合影，其中特別的一張是，一九三七年與鮫島老師送別時的影像。根據昭和五年三月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曾經刊載「新竹女公出身者組青女團」一文，當中校長仲田雅男（後來任「新竹郡視學」）、鮫島都是當時主要的學校師資與領導者，主要教授國語作法、修身唱歌等課目。

而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上所載，昭和十二年到十四年間（一九三七—一九三九），¹⁸陳秀喜所屬的「新竹住吉女子青年團」，或新竹一帶的女青年團，多有所作為，活動頻繁，如為國犧牲捐軀的軍人子弟生活、教育募款的愛國活動，以及慰問傷病將兵的勞軍戲劇演出。

我們可以從下述圖表知道當時新竹地區參與青年團的概略情況與參與人數：

年代西元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青年團團數	58	68	77	77	83	83
人員數	2,895	1,888	1,707	1,679	1,738	1,844
女子青年團數	7	12	21	23	28	30
人員數	165	247	418	418	524	89
合計 團數	60	80	98	100	111	113
團員數	3,060	2,135	2,125	2,097	2,262	2,433

表一¹⁹

年代西元	1938	1939	1940	1941
青年團團數	89	91	92	95
人員數	15,478	28,488	16,829	17,640
女子青年團數	86	93	92	94

¹⁸ 以《臺灣日日新報》昭和十四年（1939）12月28日，昭和十二年（1937）5月8日、26日。

¹⁹ 引自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昭和6年，頁302—303、昭和7年，頁334—335、昭和8年，頁278、昭和9年，頁301—302、昭和10年，頁321、昭和11年，頁302。

人員數	6,112	12,587	8,555	9,284
合計 團數	175	184	184	189
團員數	21,590	41,075	25,384	26,888

表二²⁰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二月六日,陳秀喜接受到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的指派,成為當時新竹市代表,搭乘富士丸,與原田美枝子等十五名一行人,出席全國女子青年團大會(實際活動期程則為二月十二日至二十八日)。²¹那一年,正為日本皇紀兩千六百年,無論是日本內地或各方殖民地都展開許多盛大熱鬧的慶祝活動。而大會在日本宇治山市(今伊勢)與僵原神宮²²舉行,臺灣代表總共十六名,同時也參觀日本當地各項教育設施。在她自己相關書寫記述,讓陳秀喜的印象深刻的是,在京都的晚餐宴會上,一位打扮入時的女性,詢問她臺灣是否來自一有毒蛇為患,到處植有香蕉,且隨手可得的一處未開化環境,這種誤解,一度讓她哀嘆日本人對於臺灣無知刻板印象。

然而,很可惜,陳秀喜未對這段經歷、處境實際上沒有太多著墨,描繪書寫最多的還是回顧當時綺麗的初戀與愛慕印象,她尚未被現實處境所衝擊,而當時已屆如火如荼的戰爭時期,她與所有臺灣人,都蒙受著無情戰火的恐懼。或許是對現實戰爭的懵懂,她或仍暫棲於其少女情懷中。

在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日本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有著極大的變革。作為重要戰略位置、補給物資與人員的重要殖民地臺灣,一九三七年八月,臺灣軍司令部宣佈臺灣進入戰時體制,臺灣人面臨皇民化運動的精神動員,以及人力物力動員的雙重壓迫。

而這個階段,日本政府傾更全力栽培、教育青年團,灌植日本軍國主義之精神,養成團員們絕對服從的習慣,並以「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皇民化為終極目標的施政重點,當下,青年團的領導幹部勢必成為權力結構之一,才足以達到全體成員都能效忠日本政府皇民化的標的,進而在家庭、職場發生影響。各地青年團成員便在刻意「教化」的環境下,以日本所標榜的精神和生活典範,注入各自家庭與人際活動。

這些所謂「銃後國民」,是指從未經歷過政權轉換與戰爭經驗,並於封閉的環境中,接受完全日本的價值觀與思考模式,並擁有完備的皇民化精神涵養。當時除了撤廢寺廟、禁拜祖先、偶像之外,更增加神社參拜服務、國語普及運動,還有各項軍事、警備訓練,甚至包括軍隊內部參觀和防空演習;女子青年團則安排有醫療護理、傷兵救護與慰問方面的軍事訓練。無論是國防獻金、普及國語、訓練體能、產業開發,皆藉著這群忠心赤誠、自願奉獻力量的青年團成員,作為對殖民地各地「同化主義」的積極宣傳。

²⁰ 引自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昭和13年,頁345-346、昭和14年,頁324、昭和15年,頁294、昭和16年,頁304。

²¹ 相關報導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十五年(1940)1月20-21日,都有相關報導。

²² 僵原神宮,建於1889年,位於今奈良縣僵原市。

極端的同化策略還有日本人所設立以旅遊觀摩的制度，將有具影響力人員，如一些青年團的幹部，送至日本內地觀光，以造就所謂的差別感，讓這群青年人產生心底深處的文化衝突，也激起仿效同化的向心力。這種同化挾帶欺瞞，當然也抑制著臺灣文化。這些受到精心培訓的青年團幹部成為地方上的學習模範，有勢力者，更是政府政策重要的推動者，日本殖民政府便是希望藉由青年團在日本見聞的一切，強化對「祖國」的專注向心力，或激起效尤的心志。

此種出國進行觀摩的形式，加上刻意宣傳的翻騰儀典，與之後著名的「サヨンの鐘」（即〈沙韻之鐘〉）十分類似。而使其永生難忘的，陳秀喜入選獲邀的內地參訪，可能便是這類皇民化策略下的活動。以「全國女子青年大會」之名，並用來賓身份出席的景象，邀請臺灣青年們參觀日本各地教育設施之後，當其凱旋歸國，或又接受政府頒發的賞狀與感謝狀表揚，這種種善待她們的「懷柔」舉止，無疑把是將年少的她們，推往榮耀的顛峰，或對殖民母國心懷感恩，或心裡覺得無上光榮，心裡或急於把日語修習得更好，讓其高度憧憬新式文明。擔任團長的青年陳秀喜，在行伍中，多少能體會到這股氛圍，但卻似仍然天真、浪漫不經事地陶醉在自己愛戀初萌的青春歲月裡。

五、國語講習所的經歷

同屬皇民化政策之下的國語講習所，是日本為教化統治臺灣人民，在各市街庄、奉公班、愛國婦人會等活動據點，廣設國語（日語）講習所，推廣講日語，以及因應初等教育相關之師資。日間部招收逾齡失學兒童，夜間部招收失學的成年民眾，供其就讀，大力推展日文教育。

女子青年大會結束自日本歸國後，陳秀喜在新竹市「黑金日語講習所」擔任講師，當時月薪俸約為日幣三十六、三十七圓左右。

黑金講習所，位於新竹火車站後竹蓮街附近，因鄰近火車站，每天燃煤的火車固定馳行，所灰飛四散的煤渣覆蓋著附近樹木、房舍，在陽光中折射閃耀，故稱這一帶為黑金町。對於日語嫻熟的陳秀喜便在講習所授課，因為鄰近竹蓮寺，沿路多為販售著香燭金紙、傳統糕點的商家，同時，這裡也是盛產臺灣婦女挽面所需的香粉（膨粉），主要銷售的地方，短短一條街，確有著高達三十幾戶製造香粉為生，那時的竹蓮街如同一條「香街」，終日飄散的香氣常使往來遊客駐足。

「愛抹新竹ㄟ膨粉，面肉白細得夠本」，香粉，是臺灣女性當時用來作粉底，於日治時期名聞遐邇的天然化妝聖品：丸竹香粉，正是以黑金町為重要經銷地。新竹香粉與槓丸、米粉還曾並列為新竹三大特產，並外銷東南亞國家，為我國賺取外匯，許多旅居在外的遊子，亦經常託家人寄上這種細緻價廉的香粉，像女作家林海音女士旅居北平時，在寫給親人的家書中，也曾託付她的堂兄替她寄上一些新竹香粉。²³香粉這行，後因貨物出口稅與外國化學製化妝品夾擊而從此沒落。

我們可以想像活潑、開朗的陳秀喜騎著腳踏車探索青春的美好路徑，或步

²³ 參考自張典婉〈不堪回首話香粉〉《聯合報》，12版，1982年11月9日。

行，新竹南門一帶充滿古風的街屋與騎樓，先經過西大路地下道，如果向左轉可以看見著名的丸竹化妝品，往車站方向直行便是往昔被稱為「香街」的竹蓮街，從新竹火車站出來，就可以聞到香粉的氣味；然而，倘若經西大路，向右轉沿著鐵道，便是新竹公學校的新址，新興國民學校（今新竹國小）。

根據年表，我們知道陳秀喜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間，也曾經擔任過新興國民學校的代理教員。²⁴於一九三〇年以前，公學校的代用教師多以臺灣人為主，來臺代課的日籍教師在一九一〇年後才逐年增加；緣於一九二二年，新臺灣教育令發布後，提供臺籍教師較多的晉升機會，許多臺籍代用教師依此取得合格身份，臺籍代用教師數量減少。一九三〇年以後，受到戰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來臺代用教師福利大為改善，因此吸引不少日人來臺擔任公學校代用教師。1940年以後，因受日本戰事影響。被迫徵兵的情況，使得許多日籍代用教師必須徵調到前線去支援，人數因此減少。但這一波國民學校增設，提供了許多人員缺額，使得臺籍教師代課機會大增，陳秀喜或因為這樣的因緣際會下，擔任代用教師來補充不足的師資。而臺人的代用教師多稱為「訓導心得」或「僱」，也就是類似今天學校裡的助教，輔助相關教務的工作。而著名畫家李澤藩當時（一九二六—一九四五）也任職教師於同一學校。

在這之前，是陳秀喜眷眷不捨，生命中忍不住停格的美好時光。

²⁴ 根據新竹國小之校史資料，新竹國小前身是日治時代的新竹公學校，創立於 1897 年，校址設在西門街明志書院，1905 年遷校於城內成功里附近的孔廟，1937 年才遷至興學街現址。該校校名則有多次改定，依序是新竹公學校（1897）、新竹第一公學校（1921）、新興國民學校（1941）、新竹第一國民小學（1946）、新竹國民學校（1948）、新竹國民小學（1968）。當中新興國民學校是 1941 年四月由原先的公學校易名而成。